

秋瑾女俠遺集

王燦芝編

秋瑾女俠遺集

附小俠詩文草

中華書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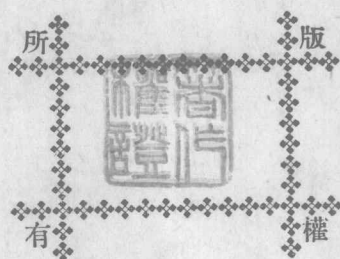
1929

民國十八年十月再版
民國十八年十月再版
民國十八年十月再版

秋瑾女俠遺集（全一冊）

定價銀一元

（外埠另加郵匯費）



編者

王燦芝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五五三五）（天）

沈序

自平等解放之說輸入中國中華民族始稍稍覩人類之光明矣然而革命先烈因爭此光明或洞胸斷脰戰死沙場或繫身囹圄瘐斃杖下沒世而聲名不立於後者比比皆是惟秋女俠以遺詩傳

女俠世家子少涉經史長復博覽羣書嘗遊學東瀛於中外之學無所不窺未幾以黨案斷頭死死之年僅三十一迨清廷傾覆其家始得遷葬今復刻其遺著行於世

予從女俠後人王燦芝女士游因得預於襄訂之役覺其詞意感慨溢於言表時目覩東瀛留學界之腐敗益憤激失望發爲文詞悽切悲哀痛祖國之沈淪一以救國救民爲己任今讀其詩文什九皆類是

中國向所謂詩禮之邦閨閣之能吟咏者代不乏人然而靡靡於風花雪月其

能擊鐵板而高唱「大江東去」者能有幾人。惟秋女俠以豪縱之氣力，屏陳舊引吭作燕趙之悲歌，以自表其抱負，而歷代賴以囚笈女子之禮教，亦一掃而無遺。其氣魄之宏偉，蓋不可一世。此其所以爲革命前驅，人類之先導歟。

以弱女子而能獻身社會，致力革命，事成不自居其功，事敗從容就義，其勇敢耐勞，有過男子。在法有羅蘭，在俄有蘇菲亞，在德有盧森堡，在中國則有秋女俠。引女俠之言行讀其詩文，可知其大概。

民國十八年七月

沈芝瑛序於海上青園。

讀秋女俠遺集的感想

想起我們在少年時代幹的革命工作，那種拔劍裂眚，不可一世的氣概；我於秋女俠殉難以後，有點懊悔了！於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更懊悔了！於今日國民革命成功以後，更大的懊悔了！

請聽我的懺悔辭：

我們那時幹的革命工作，名為「種族革命」。但依今日的經驗看來，似乎有點走錯路徑，有點盲目；雖不是全盲，至少可以說半盲。盲在什麼地方？祇因我們那時所見到的政治黑暗，却祇睜開了一隻眼注在滿洲人身上，沒有將兩隻眼全睜開；倘然我們能用兩隻眼看，應該先看見種族主義前面還有一個人道主義站着，政治運動前面還有一個社會運動要做。我們原該不問種族怎麼樣，政治怎麼樣，我們先要求人道光明，社會發展；不問他操統治權

的是什麼種族，祇問他講不講人道。倘然不講人道，異種固然要排斥，同種尤其要排斥。我們做政治運動的前一步，應該先要看一看社會怎麼樣；政治運動固然重要，社會運動尤其重要。沒有好社會，便是有了好政治，也沒有站腳的地方；進一步說，沒有好社會，也萬不能產生好政治的。——操政治權的人都是從社會產生出來的。——反過來說，有了好社會，那政治處於强有力的社會監督之下，強迫他，攻擊他，也不容他不好。

可惜我們少年時代，都走上了岔道！——第一步爲人民求幸福而革命，原不會走錯——我們戴上了顏色眼鏡，祇把人民幸福，看在「滿族」「帝政」兩重玻璃上；在當時癡心妄想，以爲趕跑了滿族，打倒了帝政，我中華民族便可以立刻上天堂。誰知國家大事，決沒有這樣簡單；揭去了「滿族」「帝政」兩重小黑幕，便露一重大黑幕來。大黑幕是什麼？是社會的墮落。本來滿族的暴虐，帝政的專制，都是從社會墮落的根蒂上產生的；你若不從社會

方面求根本的解決，雖暫時趕跑了異族，推翻了帝政，一轉眼那變相的帝制，變相的異族，和鬼影憧憧的又出現了。我們做人民的，何嘗得到半點幸福？

我們祇因錯認從排斥異族而求人道光明，不是因求人道光明而排斥異族。倘然我們知道把求人道光明認做大前提，我們便可知知道排斥異族是因他暴虐；趕跑暴虐的異族，是求人道光明路上的一個過程，不是求人道光明的全程。認清了這個題目，我們並不是有門戶之見而排斥異族，是因他阻礙了人道光明的大道而排斥他。我們排斥他的時候，眼光中祇有「人道」二字。認明了這二字的目標，凡是違背人道的，我們都當一律排斥他；倘然不認清這一點，而專講民族主義，那沒，難道說這高高在上的皇帝，因他是我們的同種，任他如何暴虐，我們總不革命了麼？難道說這高高在上的變相皇帝，因他已假冒了共和政體的名義，實際却用專制的手段壓迫民衆，我們也無需革命了麼？那沒，外國歷史上，何以有法蘭西美利堅的同種革命？而中華民

國的約法上，何以有「五族共和」的名詞？——或是將來滿蒙回藏各族中任何一人被選舉做了中華民國大總統，我們難道因他是異族，再來玩革命的把戲麼？

從知我們從事政治革命，是因政治腐敗，政府暴虐而打倒他，因他阻礙人道光明之路而推翻他；又從知我們革命的途徑，是在求人道光明，人道一天不光明，革命的工作也一天沒有完成。那暴虐的政府，——不問同種異種君主民主——我們固然應該打倒，而所以產生此暴虐政府的萬惡社會，尤其首先應當打倒。我們不革社會的命，而先革政治的命，是不對的；不因人道主義而革命，却因種族主義而革命，尤其是不對的。

我懺悔了！中國經過幾次政治革命以後，愈講革命而社會的劣根性愈顯露，愈講共和而人民的真意思愈看不見。我懺悔了！從今以後，我們的革命工作，須掉過頭來：要革政府的命，須先革我們社會的命；要革社會的命，須先

革我個人的命，積個人而成社會，積社會而成國家，個人頭腦不清明，叫國家政治如何清明？我請大家把政治革命、民族革命的大幌子卸下來罷！我們還是齊心一德的去革我自己「隨意吐痰」——準六時入席而八時還不見人影——一點一滴的小命罷！——這便是我的懺悔詞。

寫秋瑾遺集序文，何以寫起自己的懺悔詞來？你反對自己從前種族革命工作的錯誤，難道說你也連帶反對秋女俠從前政治革命工作的錯誤嗎？倘然有說這句話的人，是全不知革命的眞意義！雖然也有人說章太炎是一民主義——

民族主義——宋遜初是二民主義——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但決不能污蔑我秋女俠。我與女俠同工作，共患難，朝夕相處，對於他的全人格下過深刻的考察；知道他的革命工作是整個的，當時雖犧牲生命於排滿運動，而他的目光是在求人道光明，雖努力於政治工作，而他的表現却着力在社會改革——尤其是女性的解放，與人格的提高。和他見過面的人可以在他的言語行爲上證明：我至今

還不能忘記他那一種豪俠的舉止，與英爽的談吐；他不但嫉滿如仇，他還嫉惡如仇；友朋中如有失檢的，他必嚴加糾正。他不但律人如此，律己亦是如此；不因循，不失信，不畏縮，不依賴。秋女俠是能痛革女子劣根性的命，進而革民族劣根性的命，又進而革惡劣婚姻腐化家庭的命，再進而革不良社會不良政治的命。這又是事實，可以供我們證明的。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秋女俠的革命工作是整個的，是從個人從下層做起的。他的排滿工作，政治運動，決不是標榜，亦決不是淺薄；是求達於人道光明社會改進的一種手段，是整個革命工作中一個過程。我們可以從他人格的表現上，奮鬥的歷史上看出。可憐秋女俠，我們祇知道他是和滿人政府的惡勢力奮鬥而犧牲生命的，我們還不知道他和家庭的惡勢力奮鬥而得自由，和社會的惡勢力奮鬥而得平等，和個人的惡習慣奮鬥而得高尚的人格。奮鬥又奮鬥，痛苦又痛苦；其間不知道受盡了多少悲哀，犧牲了多少幸福，纔得最後政治人格上大無畏的表示。「秋雨秋風愁煞人」是他一生奮鬥的實錄了！

我可以大膽說一句：須人人有和秋女俠一般奮鬥的歷史，纔可以與政治惡勢力去奮鬥；須人人有和秋女俠一般的革命人格，纔可以去革社會的命。不然，你政治的命未能革得，準叫你反被政治腐化了去；社會的命未能革得，準叫社會反受了你腐化的影響。不先做下層工作，不先革個人的命，清明的政治永遠不能實現，真正的民意永遠無法表現。這歷次革命結果的事實，都可以做我說話的註腳。我還可以大膽說一句：秋女俠倘然現時而尙健在，他一定不願做一個國府委員，而依然願做一個從事下層工作的小百姓。他這光明磊落的行徑，嫉惡如仇的性格，實事求是的精神，努力奮鬥的志趣，處處與所謂「虛偽」「敷衍」「陰險」「腐化」站在反對方面的。這樣的人，如何能享福？秋女俠如尙生存在今日，他還是要革命，還是要永永的革命！

我自己够不上秋女俠的人格，也够不上秋女俠的見識，所以少年時代幹的革命工作，全不知個人革命與下層工作的重要。現在因歷次革命而證實了。我懺

悔了！我自己從新學着秋女俠的方法，先和個人奮鬥，和社會奮鬥；有了健全的人格，有了健全的社會，再談政治。我愈懺悔，愈要努力於下層工作，愈欲將秋女俠的人格介紹於現在的衆人。

這一冊遺集，雖說失落的很多，——官廳的毀滅朋友的遺失——但你們不可以徒然欣賞他文字的雄麗，須從字裏行間，看出他豪俠的氣骨，偉大的人格來。你們受了秋女俠人格的暗示，也須感覺到和我一般的懺悔嗎？

十八，八三，許嘯天序於上海講學社

我在民國十七年，纔得見秋女俠哲嗣王燦芝女士。豪俠英爽，一如其尊人。女俠就義時，女士還在襁褓中；今孤露餘生，與家庭奮鬥，社會奮鬥，進而且橫渡太平洋與全世界人爭中國女子的人格。臨行時，付刊秋女俠遺集，我寫這篇序文介紹女俠的人格，是做後死友人應有的責任；但我又希望王女士繼續他尊人的功業而再永永奮鬥下去！

讀陳去病鑑湖女俠秋瑾傳書後

余讀陳去病鑑湖女俠秋瑾傳。喟然曰。先烈志事之不彰。後死者之責也。余從先烈後。得躬與其事。至今回顧同儕。下世者大半。余亦垂垂老矣。若再遷延。遺老盡矣。此余之不能無言也。初先烈自日本留學歸國。組光復會爲同盟會之支流。期得秘密而利進行。清及朱瑞、俞煒、周鳳岐、葛敬恩、許耀、虞廷、夏超、葉煥華、顧乃斌、韓紹基、徐士鏞、傅孟邵、傑、吳冠周、周亞衛、黃鳳之、陳國楨、陳鈍、謝鼎、首先入會。以光復舊物。組成新邦爲職志。又慮事宜合羣。乃與趙聲、陳其美、趙正平、黃郛等遙通消息。爲同盟會相結合之郵。浙江卽以光復會名義。軍界由朱瑞輩。會黨由竺紹康輩。學界由蔣鹿山輩。分途糾合。以期大舉。時有會議。羣聚於紫陽山巔。將臺山巔。西湖湖中。以爲常。慷慨激昂。天下不足定也。丙午冬臘。校中例有飲酒高會。有量海者。乃杭旗聞人貴林之子。其入學也。陰以爲監。清借中酒爲名。作蒼山亦解淪夷恨。縞素羣興草木。

兵之句。以諗於衆。實則心中了了。何常醉也。會徐錫麟在皖倡義。預約浙江響應。由周亞衛暨邵傑易僧服。走溫處數百里聯絡。而頌清亦渡江至紹。詣大通學堂。率敢死士三十二人來杭起義。而皖事遽敗。金華一軍又有洩漏。秋瑾成擒。乃由俞煒資遣敢死士爲再舉計。大通槍械分沉河中。檄文以黃帝紀年。雜名冊中堆焚之。惟秋之詩稿雜文數十首。勿未及檢。且爲無關宏旨。不意防軍索證據不得。卽以此爲證。佐而加害之也。詩稿中有長歌題。乃贈蔣未著名。大略爲緩進急進皆無害之意。徐方詔時爲防軍管帶。任剿辦。持以媒孽蔣尊簋。當軸以難證實置之。然不能無疑。其宣布罪狀也。匿去此篇。卽今遺集中。此篇亦佚。於以知蔣之積毀有由也。然實則事先蔣公未之知。吾輩素知蔣公志在復漢。特以歸國未久。新掌兵柄。舉動易爲衆所目。故特不欲預以相聞耳。乃浙撫積疑。使李益智掣其肘。後則楊善德又扼之。此蔣之所以不能不去也。蔣去之桂。趙正平夏超亦詣桂。圖樹一幟於邊陲。而朱瑞以蔣故不安其位。乃與余謀去之皖。以繼徐熊之志。收合餘燼。因朱福詵力介之。皖撫朱

家寶。家寶召之得入皖。屈映光周季光從爲籌畫。然皖懲徐熊事防之嚴。益之人地生疏。鮮成效。又謀返浙以厚吾黨之力。浙撫因朱福詵而電召回。又抑之。其故可想。朱福詵者。瑞族中人。在清廷領都察院者也。時呂公望。童保暄。徐樂堯。學成歸浙。英露頭角。故辛亥革命。朱瑞。童保暄等起於杭。清與許耀等起於甬。王逸等起於紹。呂東昇等起於處。其金衢。嚴台。溫嘉。湖皆起。遂乃奄有全浙。羣推朱瑞率支隊攻南京。克之。而革命之功告成。推原所自。吾浙實由秋瑾倡之聯合之。故組織頗爲完善。浙江初政。有可觀焉。當是時。排滿之氣。瀰漫中國。吾黨羣以死國爲快。而陳去病之秋傳論。尙隱約其辭。曰屈殺。曰鋒芒未斂。失先烈意矣。先烈地下有知。其爲之何方。先烈就義時。附身桐棺。不能以寸。清議坯土以封之。若趙宋諸陵之樹冬青也者。俞燁曰。吾輩初志。馬革裹尸。已爲萬幸。今先烈得此。乃求之而不易得者也。滿虜未滅。何煦煦爲議。遂罷。當時壯氣蓋世。於此可見。而謂先烈肯稍斂其鋒以避禍乎。必不然矣。民國紀元。追懷遺烈。浙吏爲之撥公帑。厚葬立祠祀焉。遂由湖南迎柩回浙。先

是吳芝瑛爲營葬於西泠橋邊。作風雨亭。題墓寫經。並欲造塔以紀念之。名張甚。清臺諫嫉之。上章彈劾。浙撫陰嗾其夫遷葬湖南。事遂寢。至是始得回葬爲今墓。並改修風雨亭焉。又河南程毅從秋革命。秋敗入獄。瘐斃獄中。知之者鮮。例得附書。然此乃犖犖大者。清所知也。其紀秋女俠遺事暨鑑湖女俠墓表兩文。與當時情事不符。且處清廷積威之下。語多諱忌。或故曲護之。未可知也。中華民國二十一年春。葉頌清撰。